

李六如著

六十年的变迁

第二卷

六十年的变迁

第 二 卷

李 六 如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六十年的变迁 (第二卷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03,000 开本 32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3 3/4 插页 2

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90,000

书号10019·3083

定价 0.95 元

目 录

第七章 海外归来

- 一 踏进国门头两天1
- 二 上海租界坏透了11
- 三 彷徨25

第八章 还乡后

- 一 重逢旧友话时艰36
- 二 年年躲兵46
- 三 两件事54
- 四 “五四”浪潮65
- 五 团结才有力量呀82
- 六 鹤唳风声又一年90
- 七 无路可走102

第九章 山穷水尽下长沙

- 一 赋闲110
- 二 教书126
- 三 索薪136

第十章 有了指路明灯

- 一 共产党在生长146

二	安源之行	161
三	工人运动开步走	176
四	国共合作声中	200

第十一章 大革命前奏

一	右派不少啦	218
二	大元帅在韶关	245
三	谭三爷垂头丧气	256

第十二章 岭南风雨

一	民众运动的新方向	272
二	睡狮怒吼了	286
三	歼灭滇桂军	299
四	一股妖氛	311

第十三章 革命高潮又低潮

一	北伐	338
二	踏上征途	353
三	人民帮助打胜仗	363
四	南昌城下	387
五	萧墙启衅，功败垂成	412

第七章 海外归来

一 踏进国门头两天

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次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候，季交恕从日本东京回国了。同他一路回国的有汤谟和陈霖。前一位是在东京明治大学学法律的，平江人，家里很有钱，爱漂亮，又会吹牛皮，拉拢人，外号“小白脸”，又叫“小滑头”。后一位是在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纺织的，长沙人，为人不讲究吃穿，不爱说话。自一贯教书的父亲死后，只剩下一个母亲住在舅家，他便省吃俭用，经常从官费中寄一点钱与她零用。在日本留学界中，他要算是最穷苦也最用功的一个。因为彼此都是相交好几年的朋友，又都同时毕了业，好比科举时代中秀才，少年时代做新郎，感到非常愉快。加上天朗气清，坐在火车上，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的一下就到了长崎。

可是从长崎开船，漫天云雾，看不到一点太阳。呜——呼——，狼嗥虎啸般的风声；啪——砰——，排山倒海似的浪声，惊天动地的互相交响着。这条十几丈长的大阪丸，被冲激得前颠后簸，左倾右摇。整个船舱里的旅客们，都静悄悄地卧着不动，也不说话，只听到一片啊啊啊的呕吐之音。季交恕心

脏还好，没有呕吐，却也多少有点头晕，不象在火车上那样爽快。而且一想到回国以后，不知怎么办，觉得自己也象这汪洋大海中的孤舟。

船已渡过黄海，驶进吴淞，风平浪静了。他们这三位，才又开始活动起来。将行李收拾之后，走上甲板一望，首先看到的远景，象是一个炮台。

“那是不是把守国境的吴淞炮台？”汤谟举起右手，伸出一个指头，侧望着他们两位这么问。

“是的。”陈霖答复两个字。

“把守什么国境！敞开了的大门，谁也可以闯进闯出。唉！”季交恕长叹一声，额角上现出几道皱纹。

船进吴淞口以后，行驶比较慢。太阳已经西斜，还没有到达上海。他们三位，仍然在甲板上肩并肩地踱来踱去。

“你们打算住哪里？”陈霖问。

“我打算住美租界远东饭店。”汤谟望着陈霖，又望望季交恕。“一起住好吗？那里很漂亮。”昂着头，显现出一种得意的神色。

“不！”陈霖摇头，“几块钱一天的房租，住不起。我打算住恒丰纱厂聂润达家里，他是我的同乡。”

“汤谟不象我们，几千担租，有什么住不起！”季交恕说，“我是打算到法租界余寿松那里去。”

“那也好。日本电报通讯社的差事不错咧，余寿松前两年才毕业，听说一个月就赚得两百多块钱，另外译书的稿费也不少，日子满不错。”这是汤谟的话。

“是不是帝国大学的余寿松？”陈霖问。

“你认识他？”季交恕说。

“认识，他也是你们平江人，学经济的嘛，怎么改行了？”还是陈霖的声音，“我是要搞本行纺织，你们呢？”

“我打算到北京去应留学生考试，弄个把审判厅长做一做，至少搞个推事^①。你呢？”汤谟扭转头问季交恕：“去不去应文官考试？”

“我呀，哼！”季交恕仰着脸冷笑一下：“没有背景，应什么考试？”

“那不一定。陈效文有什么背景，从日本回来就考上交通部的‘签事’，每月几百块。听说还搭股做生意，积了十几万家私，在北京买了很多房子，比余寿松强得多。”汤谟说这话的意思，做官比搞新闻事业好。

“陈效文有交通系的关系罗。”季交恕带着一种揶揄的神气，望着汤谟道：“难道我们留学就只为升官发财吗？现在是北洋军阀当权，你愿意在他们胯下讨饭吃？哼！我是要等回国以后看清楚情形再说。”

大阪丸渐渐驶近上海，老远就可以望到许多塔一般高耸在天空的烟囱，喷出一股一股的黑烟，连成一大片，好象凝聚在半空中的云朵，正在徐徐上升。陈霖站在船头甲板上，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，远远地望一下，喊道：“你们看！好多工厂。”一边将望远镜递给季交恕，一边说：“前两年，我请假回国时候，那里正在建厂房。这都是乘世界大战英美日无暇东顾机会搞起来的。新建好多火柴厂、面粉厂等轻工业，大多数是

^① 推事，审判案件的法官，即审判员。

江浙工商业家的啦。”陈霖面带笑容。“看样子，我们中国振兴工业有希望。据说上海的中国纱厂锭子，在世界大战开始那年，还只十六万九千多锭。这四五年增加到二十一万六千多锭哩！”

季交恕接过望远镜，突然，一阵狂风吹来，他侧侧身子，扶着栏杆，瞧了一瞧。那云朵似的黑烟，好象经不起这狂风的袭击，一下子被吹得四散。仿佛是这些工业，不会长此兴旺的征兆。

大阪丸靠上了上海码头。他们这三位，一同跑下舱去，分头起坡了。这时，天还没有黑，上海客栈里来此接客的人们，黑压压的一大群，各自拿着一迭白纸红字印有旅馆招牌的名片，挤在船舱里，大嚷而特嚷：“长安旅馆！”“大东！”“亚洲！”“……。”

季交恕携着行李，站在船舷上，正想开口喊挑夫，可是一下想起：十年前，同凌翥翔初次到汉口起坡时，被挑夫头勒索过四块钱，还挨他一顿骂；八年前，由上海到广州起坡时，被小偷扒去一个皮包。听说上海是扒手最多的口岸，我虽然在这里来往过几次，但待的时间不久，情形生疏，会不会又出岔子呢？正在这样担心着。

“大东！大东！你先生住哪里？”一个穿薄绸夹长袍的高个子，拿着旅馆名片，朝着季交恕笑眯眯地走过来，一面说：“这是你的行李吗？”一面喊人：“来！来！搬行李。”

“喂！不要搬！我不住旅馆。”季交恕连忙摇手。

“住哪里？”

“住朋友家里。”

“朋友在哪里？”

“法租界霞飞路。”

“哦！远哪！我帮你叫马车。”那个接客的高个子，表示十分殷勤。

当下，季交恕想了一下：现已是上灯时分了，不晓得法租界霞飞路的尚贤坊还有多远？将行李交给他，至多不过花块把钱小账，免得自找挑夫，自雇车子，少去许多麻烦，于是伸出手接着那张名片问道：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王。”

“好罢，就请你叫马车。”紧张的心头，一下轻松了。因为他知道，也仅仅知道这一点规矩：经过客栈里接客的，行李就保险不丢掉。

蹄声得得，一匹又高又大，但是屁股上凸出两块大骨头的瘦黄马，慢慢儿拖着四位客人，从江边走上租界的马路上。那个接客的，也坐在这辆车上。一会儿，马车停下来了。抬头一看，红绿电光闪映出四个大字：“大东旅馆”。他们的行李，都一起被搬了进去。

“四位。”那个接客的高个子，走进大东旅馆的大门，向账房这么报告一声。

“我不住这，住朋友家里。向王先生说清楚了。”季交恕这么说，同时就喊：“王先生！”回头一望，接客的王先生，不理睬似的一溜烟走开了。

“那不行。上海规矩，哪家接的客就住哪家。我们的房子分几等，都很便宜，好歹由你住。”从账房内走出来另一位，装

腔作势地说：“你先生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从日本来的。”

“哦！这是中国啦！不行，不行。”

互相争吵一阵。季交恕生气了，马上跑出去，找来一个中国巡捕，得到他这样的调解：由季交恕出头等房钱一天四块，马车接送费三块，上下挑夫搬行李两块，接客的小账两块，合共就是十一块。

季交恕心里，虽然很不高兴，也只好乖乖地付钱。坐上刚才坐过的那一辆马车想道：“天天盼望毕业回国，以为在自己国内总比在外国好，咳！成个什么国家！”不多久，到达了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坊十五号。

阔别两三年的朋友，一见面，自然不胜欢喜。季交恕洗过脸，叙过寒暄，就把大东旅馆这回事告诉余寿松：“我又当了一回土包子。上海地方的社会风气，怎么坏到这样呀？真欺负人！”

余寿松微笑：“这不算稀罕，上海租界，吃人的花样多得很。我在这两三年，还是半土包子呢。”

“我以前虽然到过上海几次——”季交恕屈指数一下：“三次。每次都只住过一两天。这一回，打算在你这里住个把月，多看看这二百多万人口的亚洲第一大城市。行吗？”季交恕和余寿松，在东京合住过“贷家”^①，关系也很好，可是余寿松是一向独善其身，小心谨慎，爱打算盘的人，所以最后又说出这么一句象是真又象是开玩笑的话：“你心里疼不疼？”

① “贷家”，日语，租赁整幢房屋叫“贷家”，租赁一二间房子叫“贷间”。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余寿松一笑，站起来，拍拍季交恕的肩膀。
“老朋友嘛！”伸出手，指着房子：“一楼一底。楼下是客厅，我们两口子住楼上。还有一个比较宽的亭子间，你就住那儿，不成问题。”

“你每个月收入多少？”

“二百四十块。”

“听说还有译书的稿费，译些什么书？”

“有一些。”余寿松象是很高兴的样子，马上就起身上楼，拿出一本书和一迭稿子递给季交恕道：“你看！这是最近从东京买来的时髦书，我已开始翻译。”

季交恕接着那本书一看，乃是日译考茨基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，道：“哦！据我们的教授加藤义太郎说：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呢。”轻轻地摆一下头，接着说：“近两年的日本不同啦！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，什么共产主义、基尔特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工团主义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一类的书，多得很。许多大学，常有关于‘苏俄’^①、‘劳农政府’等校外讲座。”

“这两年，中国也变啦。”余寿松也把这几年中国的情况告诉季交恕道：“有些书报刊物，也是介绍马克思学说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。不少青年谈起主义来了。喂！你说共产主义好不好？”

①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，成立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，简称苏俄。一九二二年冬，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起来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，简称苏联。但我国一直到大革命时期，习惯上仍往往称它为苏俄。

“好是好，不过——”季交恕踌躇一下，心上心下似地踱几步：“据加藤义讲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，只有马克思主义，才是最好的科学社会主义；但是也有些人反对，说劳农政府搞得不好，会垮台。到底谁对谁不对，很难说。”一知半解的神气，摇摇头。

“对，我也觉得这不过是理想，很难兑现。”余寿松点一下头。望望搁在这客厅旁边季交恕的一口皮箱、一个被包、一只网篮问道：“听说你买了很多书，带回来没有？”

“还有几口书箱，都交了转运店，这里边只带了十几本书。”季交恕指着那口皮箱，立即把它打开来，拿出一本很厚的书递给余寿松：“这一本是最近出版的。”

余寿松伸手接过来一看，是日译马克思著《资本论》第一卷。边翻目录边问：“只带回这一卷哪？”

“就只这一卷。第二、三卷听说还在翻译，不久会出版。嘿！它是从商品、货币讲起的。”季交恕走近前去，翻开那本书，说了几句模模糊糊的夹生话：“过去我们所学的什么生产、消费、交易、分配那一套资本主义的经济学，恐怕有些不大对？”指指自己的肚子：“饿了，快开晚饭吗？”

余寿松立即放下那本书，站起来喊：“阿升，开饭来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当差阿升手里拿着一瓶酒走进来喊：“请吃饭。”桌上，摆着六只碗，一半是季交恕几年来没有尝过的家乡菜：腊肉、腊鱼、干萝卜丝。

“家乡菜真好吃，难怪晋朝张翰，一想到他家乡的莼菜、鲈鱼，就弃官不做回家去。”季交恕边吃边开玩笑似地说：“现在中国一团糟，没有出路。我也想回平江吃薯丝饭去，为地方做

点事，你说好不好？”余寿松象赞成又象不赞成的样子道：

“好是好，可是平江地方太小了。‘处处有路通长安’，何必回平江？”

“路是有，就是找不到光明之路。所以，我不同意汤漠的意见到北京去应考，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”

吃过饭，彼此就起身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。余寿松一手端着茶，一手摸着下巴，象在想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又张开嘴巴：

“喂！你愿不愿意搞新闻教育事情？现在《申报》副刊、商务印书馆都在找编辑，我有熟朋友在那里。你如果愿意当编译之类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”

“好是好，恐怕干不了。老实说，与我的志愿也不相符。”

“怎么不相符？你还没有过足革命瘾啦？”余寿松因为在东京同他住的时候，曾经听过季交恕对辛亥革命有遗憾，还想革命的话，所以他这么说：“朋友！现在不象十七、八世纪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啦！我们中国能革出个什么名堂？”他有气无力，没精打采，慢慢的接着说一大串：“你看！从袁世凯做皇帝，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，虽因全国反对，发生‘护国’战争^①，取消了帝制。可是袁世凯一死，接着就是段祺瑞当权，南北分裂，又来一次‘护法’战争^②。护来护去的结果，还不是北方的皖、直、奉三系军阀，连年混战，南方的桂、滇、黔等小军阀，暗

① “护国”战争是民国四至五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战争。

② “护法”战争是民国六至七年拥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，反对袁世凯时代所谓“新约法”的战争。

斗明争，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！中国政治真糟啦！老实说，我是不打算进政界的，就这样干一辈子打算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不打算进政界，太脏。不过，我们的国家，越搞越糟，国际地位越来越低，假如不是聋子、瞎子、没心肝，怎能够只顾自己，不顾国家呢？”季交恕这么回复他。随即将前两年，中国留学生代表，为反对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^①，在东京锦辉馆开会的往事，告诉余寿松。“当我们开会时，一大群日本警察冲进来，勒令散会，而且横蛮无理，大骂：‘马鹿！’‘清国奴！’^②我因据理力争不散，他们就拳打脚踢，衣服全被撕破。可是，我也不客气，回赏他们几个耳光。妈的！”他把夹在手指里的一支烟，猛吸一口，往沙发上倒下去。“呼——”仰脸朝天，重重地吐出一股白烟。

“唉！”余寿松慨叹一声。“国家不独立，怎么抬得起头来！”

“哼！抬头！从反对二十一条以后，不论招租赁间或贷家，公然写不租中国人，欺负到这步田地，叫你怎么忍得下去？”季交恕越说越气愤。

“哦！难怪你生气。”余寿松皱着眉头说。“可是气有什么用啦！还是自己打扫门前雪算了，免得受危险吃亏！”

季交恕因见余寿松话不投机，有些不高兴。但又觉得，他

① 二十一条内容分五号，前四号除要求将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移让与日本外，还要求日本得在满、蒙、鄂、赣、粤各地有土地租借、铁路建筑、矿山开采、工商经营，甚至在全国有政治、财政、警察、军事等大权。袁世凯除第五号外，都接受了。

② “马鹿”，日语，骂人的话。“清国奴”即亡国奴的意思。

虽然消极悲观，并不是反对革命的人。于是说：“寿松！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难道你我就没有责任吗？都象你这样，那中国四万万人，就等于四万万行尸走肉啦。”

“这也对。”余寿松说着，脸上有点红。

二 上海租界坏透了

今天是礼拜，季交恕因见上海是最重衣衫不重人的地方，而自己身上穿的，还是一身半新半旧的日本学生服，故邀同余寿松在街上买了几件中国绸长衣。换过装后，同去远东饭店。这是美租界一家最漂亮的旅馆，七、八层洋楼，好几道电梯。乘电梯上去一拐弯，是第五层楼的公共客厅，汤谟就住在这客厅旁边的五三五号房间。

“哦！你们来了。”汤谟从客厅里慌慌张张走出来打招呼，“我房里去坐。”

这时，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油头粉面，鲜红嘴唇，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女郎，穿着花绸旗袍，高跟鞋，正在吃吃地笑道：

“你呀！不正经。”

他们二位，跟着汤谟一同走进五三五号房间里，互道几句寒暄，季交恕就问：

“客厅里那位女的是谁？很漂亮的样子。”

“就住在隔壁房间，姓赵的姨太太，这两天才认识的。”汤谟满脸是笑容：“她对我很有意思，嘻嘻！”

“嘿，你这个人哪！”季交恕指着汤谟边笑边说，“在东京包女学生，到上海两三天，就吊赵姨太的膀子，真是猫儿少不了

莹。我就要写封信到东京去告诉青木芳子。”扭转头：“寿松！青木芳子还只十八岁，又聪明，又漂亮，可惜家里太穷，靠秘密卖淫读书，他对他的感情可好哩！”指着汤谟：“你这个家伙，一过海就把她忘记了。薄情郎！真要不得。”

“唔！在日本只要不是有夫之妇，男女关系无所谓。上海不同啦，千奇百怪的花样多得很。这两天才认识的，她就对你有意思，莫非是‘仙人跳’罗！”余寿松半开玩笑半警告似的。“要小心啦！乱来不得。”可是汤谟和季交恕，从来没有听说过“仙人跳”这个新名词，同声问：

“什么‘仙人跳’？”

“上海的‘仙人跳’多得很，要小心啦——”余寿松刚刚开始说几句什么是仙人跳；而这五三五号房门上，卜、卜、卜连响几下，象是有人敲门。

“谁呀？请进来！”汤谟刚刚站起来答应一句，陈霖把门推开进来了，一手拉着余寿松：

“呀！两三年不见，你胖了啦！”因而就把余寿松的话打断了。四个人面对面坐下，东扯西拉，谈了一阵别的事情。

“请你们上馆子去吃东西！再到大舞台去看看新戏。”余寿松表示要做东道主。

“不必客气吧！”陈霖是半推半就的口气；悬起左臂看一下手表。“十二点半，还早。”

“我才吃早饭不久，肚子不饿，谢谢你。晚上看戏，我做东。”汤谟边说边望着对面衣柜上的镜子：长尖尖的瓜子脸，光油油的西洋头，玄青色的西装，亮闪闪的黄皮鞋。他心想：比赵姨太虽然稍有逊色，但也不会相差太远。于是站起来，在房子